

栏目导航

- 焦点新闻
- 成员文章
- 学术委员会
- 名家专辑
- 本站原创
- 网文荟萃
- 汉学著作
- 专题研究
- 张迷天地

本站原创

- 徐斯年、向晓光《向恺然(平江不肖生)年表》...
- 肯尼斯·雷克思罗斯笔下的中国女性形象
- 西方文论观照下的唐宋词研究——英语世界唐宋...
- 章颜: 挖掘被湮没的声音
- 胡志德: 寻找钱锺书
- 许丽青: 诗学中的“意义”阐释
- 雷勤风: 钱钟书的早期创作
- 跨越中西的文化交流与对话: 张隆溪教授访谈录...
- 现实与神话——著名汉学家高利克教授访谈
- “新家庭”想象与女性的性别认同——关于现代...

网文荟萃

- 张治: 林译小说作坊的生产力
- 罗闻达: 目录是打开“罗氏藏书”大门的钥匙
- 葛兆光: 《文汇报》: “复旦文史丛刊”的基本...
- 陈毓贤: 洪业怎样写杜甫
- 王璞: “灰色地带”的意义
- 胡晓明: 问题意识、内在学理与典范融合
- 海外汉学重要网站整理4
- 海外汉学重要网站整理3
- 海外汉学重要网站整理2
- 海外汉学重要网站整理1

推荐阅读

- 从赋、比、兴观《诗经》之英译
- 帕里-劳德理论: 王靖献《钟与鼓》
- 西方诗经学中的两大特点与剖析
- 英语世界里的《诗经》研究
- 海外汉学重要网站整理1
- 中西诗学的汇通与分歧: 英语世界的比兴研究
- 顾彬访谈录: “我并不尖锐, 只是更坦率”
- 异邦的荣耀与尴尬——“新世纪文学反思录”之...

叶洪生: 挑灯看剑五十年——《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》自序

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, 秦淮水榭花开早;

谁知道, 容易冰消!

眼看他起朱楼, 眼看他宴宾客, 眼看他楼塌了!

这青苔碧瓦堆, 俺曾睡风流觉, 将五十年兴亡看饱。

(摘自孔尚任《桃花扇?哀江南》曲词)

翻开半个世纪以来的台湾武侠沧桑史页, 纸上争雄, 风云叱咤, 一时多少豪杰! 然而斗转星移, 岁月悠悠, 昔日的辉煌却已随风而逝, 一去不复返了。区区不才, 曾目击身经其由盛而衰的全过程; 抚今思昔, 不禁油然而兴起如云亭山人孔尚任般的感慨。正所谓: 「残军留废垒, 瘦马卧空壕!」尽管彼此所指涉的时空事物迥异, 但心境却是一样的。

回首前尘, 自我八岁起, 通过《蜀山剑侠连环图画》与武侠书结缘, 至今不知不觉也将近五十个年头了。这五十年挑灯看剑, 恰巧是台湾武侠小说创作由发轫、成长、茁壮以迄式微、没落的整个兴衰历程。我有幸躬逢其盛, 得与若干武侠名家交往, 把酒言欢, 探讨其创作之秘; 又不幸目睹其师老兵疲, 军心涣散, 乃至生死寂寞, 被人淡忘! 这些点点滴滴, 若不完整地记录下来, 将是个人甚或千千万万武侠读者的一大遗憾。因此, 如何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, 善尽论述责任,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, 就成为我当仁不让的光荣使命与人生课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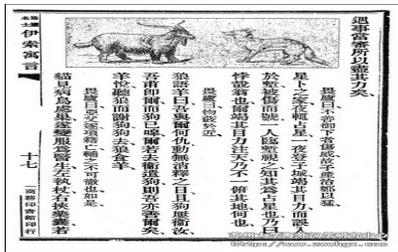
惟谈到为台湾武侠小说的兴衰作史, 看似容易, 其实不然。因为这牵涉到作家、出版社、市场供需与社会风评等四方面的主客观因素, 及其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。其中作家、作品的基本资料尤需充分掌握, 否则就有以讹传讹之虞; 而每一位名家的小说风格、特色又随着时光流转多少有所变化(主要为了因应读者需求), 故也不宜轻率论定。凡此种种, 经纬万端, 皆非任何一个「独行侠」所可为力; 更何况数十年来台湾的公立图书馆从不收藏旧版(分集印行36开本)武侠小说, 而私营小说出租店又已纷纷转型或歇业, 几无老书可供稽考了呢!

这的确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。作史者纵然具备通天本领, 但若缺乏相关文献(此指第一手资料, 即武侠书原刊本)左证, 无米下炊, 则一切都将成为画饼。因改版后的「新文本」内容迭遭增删重排, 已非复当年原貌; 欲令「信而有征」, 戛戛乎其难矣。

由旧书摊「寻宝」说起

诚然, 台湾武侠出版界历经1977年左右的「版型大革命」(由36开改为25开), 租书业者逐步汰旧换新, 旧版书殆已绝迹坊间。如果没有预为之计, 未雨绸缪; 又或机缘凑巧, 福从天降, 是不可能获得这些「老古董」的! 差幸鄙人少无大志, 很早就开始发心搜藏港、台旧版武侠书(含原刊本、再版、翻版书), 亦曾略有斩获。藉此机会, 不妨将个人过去的「寻宝」经验和盘托出; 因为这林林总总都跟我半生谈武论侠、讲求「有书为证」, 以迄如今参与撰写武侠稗史的机缘有一定程度的关系。

精彩图文



张治：林译小说作坊的生产力



李欧梵教授演讲《全球化下的人文危机》...



陈毓贤：洪业怎样写杜甫



王璞：“灰色地带”的意义

免责声明

本站论文章档仅供专业人士及爱好者学术交流研究使用。您可以浏览、下载或转发这些资料，但不能进行任何更改、不能擅自进行商业性使用，否则将被视为对作者知识产权的严重侵犯。如果您转贴本站文档，请务必在网页中注明作者和来源。

凡台湾老武俠迷皆知，在过去物资缺乏的年代，想看武俠小说都要到租书店去，坐在硬梆梆的板凳上「苦读」；或整套书租回家，大伙争相传阅，轮番「练功」！由于小说出租店遍布台湾各角落（全盛时约有三四千家），借阅非常方便，而书肆一般又只租不售；因此，几乎没有人会搜藏武俠小说。况且在传统观念中，武俠读物一向被目为是「闲书」，诲淫诲盗，罪名多多！谁要是家藏武俠书，准定「头壳坏去」，非愚即妄！

我搜集旧版武俠书甚早，可追溯到16岁负笈台北求学时期。当时学校邻近赫赫有名的牯岭街旧书摊，每天前来「寻宝」的各方人士络绎不绝。我在这块风水宝地上意外发现了全套还珠楼主《蜀山剑侠传》（香港鸿文版）、蹄风《游侠英雄传》（即《四海英雄传》）、张梦还《沉剑飞龙记》、金庸《射雕英雄传》三种残本以及冒名伪作《射雕前传》、《九阴真经》等等，皆为查禁在案的港版书；不由为之心动，亟思纳为已有。可我偏偏是个穷学生，阮囊羞涩，如之奈何！

记得当年我是偷偷瞒着父母、节衣缩食了三个多月才咬牙买下这些旧书的，曾伴我度过无数个冷月孤灯——这是我最早的武俠藏书，因而倍感珍惜。及至1967年高中毕业，父亲远从东港老家前来接我；当他看到那一大麻袋的武俠小说时，不禁火冒三丈，斥责道：「原来你小子是这样用功上进的啊！」如此念叨多年，久久不能释怀。直到我为此吃了大苦头，跌跌撞撞挤进大学门；后又陆续在报刊上发表〈武俠往何处去〉、〈冷眼看现代武坛〉等杂文，略略受到社会肯定，父亲这才改变看法说：「唔，毕竟没有白费工夫，总算是由旁门修成正果了！」可他老人家那里料到，这仅只是我探索中国武俠美学的第一步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！

「观千剑而后识器」的省思

大学毕业后，我进入新闻界服务，工作余暇仍走马租书店，博览武俠群书。1977年底，报载台湾最老牌的武俠小说业内龙头真善美出版社即将封刀歇马，正在「出清存货」。我闻讯立即赶去抢购，可惜来迟了一步！架上除司马翎《关洛风云录》、《鹤高飞》、古龙《铁血传奇》及海上击筑生（成铁吾）《南明侠隐》正续集等寥寥几部尚有存书外，其它值得收藏的小说都被明眼人捷足先登，令人追悔不及。固然楚弓楚得，各凭缘分；但错失良机，终究是一桩憾事。由这次的经验教训，使我警惕到「跟时间赛跑」的重要性，越发努力搜集老书。然而机会总是可遇不可求，即便偶有所获，亦甚有限，只能慰情聊胜于无。

话虽如此，但因日积月累、广泛涉猎之故，「武学」造诣渐深，不禁跃跃欲试。也曾应邀以「笑傲楼主」笔名为《文艺月刊》撰写《新七侠五义》（武俠长篇连载未完，1974）；为《唯迪杂志》撰写《一袭锦衣四十春》（武俠中篇，1977年），对于武俠创作的文笔技巧、招数套路、人物描写、场景设计及思想内涵等讲究，皆有亲身的体会，并不陌生；任何武俠作品之优劣，一目了然。又因我是历史系出身的「知青」，一向具有浓厚的历史癖，所以非常注重近/现代武俠作家的审美经验与文化思想传承。凡此种种，都有意无意地反映在我的武俠评论之中。如〈武林侠隐记〉（1976年《夏潮杂志》创刊号）、〈武俠小说纵横谈〉（1982年《民生报》）、〈闲话一甲子以来的武俠小说〉（1983年《明报月刊》）等等皆然。

不过此前所作大抵以「旧派」名家名著为论述对象，多偏重在介绍方面，以便读者能按图索骥，温故知新。此一时期埋首「武俠故纸堆」的心得，归结于1984年为联经版《近代中国武俠小说名著大系》批校本所写的总编序〈磨剑十月试金石〉一文。此后虽仍有若干零星之作，多是游戏笔墨，乏善可陈。

曩昔南朝一代大文评家刘勰曾在《文心雕龙·知音》中说：「凡操千曲而后晓声，观千剑而后识器。故圆照之象，务先博观……无私于轻重，不偏于憎爱，然后能平理若岳，照辞如镜矣。」这正是我半生浪迹江湖、浸淫武俠小道的理想目标。对于「旧派」诸大家的作品，我虽受限于时空环境，未能得窥全豹，难免有遗珠之憾；但总算是交出了那个年代最好的一份成绩单（单指叶批《大系》7家25种作品导读）。鉴往知来，今后就当回归本土，致力于重整台湾武俠作家作品的风雨名山之业了。然而关于旧书资料不全的「老大难」问题仍然无法得到解决；这又使我意兴阑珊，陷入困境，只有耐心等待机缘成熟。

1991年是一个转折点。这年的夏天，与我一见如故的同好林保淳教授忽然打了一通电话来，说是有一家熟悉的租书店将要结束营业，愿以两万元超低价出让全部旧版武侠小说（总计七百多部、约一万五千集）；问我有无兴趣合资买下，共襄盛举。

当时距离台湾新旧版（25开\36开）武侠小说交替时期（1977~1981）已逾十年，该汰旧换新的小说店也早就换了；不愿换书的老店则大多关门歇业；能不换新又不歇业的书肆直如凤毛麟角，可见这位店东真正是个「恋旧」的有心人！若非他即将移民国外，又是货卖于识家，这一批保存良好的「老古董」还不肯轻易脱手哩。

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！实可谓：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」因此便跟保淳敲定，马上通知店方，择日盘点清仓。彼时正值天津美学家张赣生兄来台参访，闻讯亦自告奋勇，愿助一臂之力。于是在他陪同下，我们租了两辆大卡车，把那数百部武侠老书合力搬上车斗，满载而归。

据保守估计，这批「老古董」约占台湾所有旧版武侠小说的三分之一；再加上我们历年搜集的各种名家作品，可说已相当完备，足敷研究所需。从此，这批「侠客藏书」就成为我们共享的宝贵资产，对治史者而言，是绰绰有余的了。

同年十月，我首次运用这些原始资料，在「台湾通俗小说研讨会」上发表了〈论当代武侠小说的「成人童话」世界——透视四十年来台湾武侠创作的发展与流变〉一文。若以严格的学术眼光来看，此文论述稍嫌简略，内容尚待补充；惟笔者自我作古，率先提出有关台湾「八大书系」、「四大流派」的新论点，兼及若干成名作家的出身来历、创作取向；更针对「新派武侠」之兴衰等现象详加剖析，皆为「着先鞭」之举。故受到与会学者普遍重视，并在大陆网络上广为流传。这正显示出原刊本的价值所在！如果手中没有旧版书可资印证，又若以讹传讹，囫囵吞枣，则自欺欺人，岂能久乎！更遑论振聩发聋，言人所未言了。

与此同时，我应刘绍铭教授之邀，为《武侠小说论卷》（首届国际武侠小说研讨会论文集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汇编，1991年）补写〈中国武侠小说总论〉长文。在有关台湾作家作品部分，便参酌了前作的论点；洵可谓一举两得，功不唐捐！

嗣后，我承乏主编《台湾十大武侠名家代表作》（1992年）事宜，更展开地毯式的搜索与阅读。乃纵横书海三年，竭智殚精，撰成〈独钓寒江雪〉总编序及十部武侠名著评介；并精选版本，重新整理内文。其事虽因出版社人谋不臧，在大陆发行时被迫改为《台湾武侠小说「九大门派」代表作》（擅自抽掉上官鼎《沈沙谷》），且校对严重失职，错漏百出！以致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；但基本上业已做到取精用宏，激浊扬清，对武坛存殁诸公都作了交代，足堪告慰平生。